

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

——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潘 锐

【内容提要】 核战略是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对核威慑的运用，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论基础之上，受政治、军事、财政、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国家战略。核战略是核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国家军事指南。核战略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经历了大规模报复、灵活反应、现实威慑和星球大战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核战略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适应了美国国家政策与政治战略的需要，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既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理论认证，内部辩论从而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走向国际舞台的。核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弊病和弱点被修正，直至其自身已无法调整，为新的核战略所替代。

【关键词】 美国 核战略 演变

【作者简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上海，200040

核武器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大国在国际政治外交斗争中一项重要政治武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的核战略演变过程更是其外交政策变化与发展的直接反映，因此对美国核战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战后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本文试图从探讨美国核战略的由来入手，着重研究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与发展，核战略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从而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

1945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降临人类历史上空前却未必绝后的原子浩劫。霎时，随着蘑菇云的升起，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的巨大威力为世人所知悉，被冠以“绝对武器”的称号。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其无法简单地用于政治目的，从而越出了一般军事武器的划分范围，成为“政治武器”，而当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之后，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核武器更是被美国置于战略高度，形成了新形式的战略——核战略。

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正在波茨坦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杜鲁门总统顿感实力大增，故意向斯大林炫耀，以收政治恐吓之效。丘吉尔亦曾感慨地对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说：“史汀生，什么是火药？不值一提，什么是电？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上帝对人类的第二次惩罚。”^① 由于原子弹的威力之巨已非一般武器可比（一颗2万吨TNT

^① Herbert Feis,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Princeton, 1966, p. 87.

的原子弹〔长崎型〕所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400万门野战炮齐射),使用原子弹就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了。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研究原子弹的投掷问题,委员会一致认为,原子弹是必须使用的,而且要用来自来轰炸日本的一个主要军事目标(德国已经战败)。使用原子弹的目的,除了威慑日本,促使其投降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负责人、“曼哈顿计划”中的重要人物万尼亚尔·布什战后就曾讲,原子弹是投得及时的,因此没必要在战争结束时对俄国作出任何让步。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曾公开声明,亮出原子弹来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更加驯服。^①显然,使用原子弹乃是出于军事之外的考虑,这就是:在世界上显示原子弹的威力,产生核威慑之效;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更重要的,是把原子弹作为用于战后称霸世界,与苏联对抗、压苏联就范的重要的工具。原子弹诞生伊始就是美国推行政治、外交以及军事政策的手段。

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给予广大公众以深刻而形象的印象,这就使原子弹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令人闻而生畏。史汀生认为,原子弹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武器,还是心理作战之武器。他特别提及马歇尔将军也坚持强调新武器引起震动之心理价值。^②英国下院议员罗伯特·布思比此更进一步,甚而说,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③原子弹之威慑作用即核威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美国政府早就认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价值。如果说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只是小试锋芒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核武器便登堂入室,进入了美国政治、军事、外交诸领域,成为美国手中实施威慑的一柄利剑,执行其对外政策的一根大棒。在美国看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挥舞一下核大棒,就会令对手畏惧。因此,“轰炸广岛以来,外交上的每一次交锋都笼罩上原子能的魔影。”^④正鉴于此,美国政府在原子弹问世之后极力加以垄断。

美国之挑起冷战,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离开其军事实力显然是不可设想的。然而,美国传统的军事战略向来是间断地使用军队,战事了结军队多被遣散。据此,由于对手中拥有原子弹这张“王牌”的信心,杜鲁门在1945年9月15日提出1946年6月以前把800多万人战时陆军削减到195万,海军和空军也作相应削减。1946年3月,陆军部又宣布了到1947年7月把陆军削减到107万(其中40万是空军)的计划。^⑤美军实力理所当然地受到影响,军费开支则从1947财年的144亿美元降为1948财年的117亿。^⑥与此相比较,苏联战后也削减军队,但仍然保持290万人的总兵力。^⑦美国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便是因为有了军事实力之最主要体现的核武器,即美国空军原子打击力量(战略空

①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卷,第376页;下卷第152页。

② Henry Stimson &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p. 370.

③ 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1页。

④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John Wiley & Sons, 1976, p. 42, p. 78, p. 84.

⑤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第447页,第457页,第478页,第511页,第521页。

⑥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第447页,第457页,第478页,第511页,第521页。

⑦ 戴维·霍罗维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页。

军司令部的18个联队)^①。换言之，美国认为，大规模削减军队并没有导致军力下降，相反，由于拥有核武器，在美国看来，其实力反而得到了加强。显而易见，美国冷战政策的基础是建立在其垄断核武器这一现实之上的，核武器是冷战得以进行的要素。

1948年6月24日，苏联封闭了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一切地面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它标志着冷战发展到了顶峰，再往前就很有可能触发“热战”。在开始对柏林持续324天空运之时，7月，杜鲁门把2个大队的B-29轰炸机（运载原子弹的飞机）调到英格兰，柏林、东欧处于核威慑之下。杜鲁门公开表示，说他希望不至于动用原子弹，但是如果必要的话，那就请大家不要见怪，他是一定要用的。当天晚上，各大报纸的老板们集会时一致认为，如果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美国料定会扔原子弹。更有甚者，五角大楼请示将原子弹的控制权从总统手中交给军队，以便作好使用的准备。^②柏林美军司令克莱说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首先攻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马歇尔也对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说：“如果你在战时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将判处你死刑。”^③虽然事态发展证明这只是杜鲁门的恐吓手段，但当时谁又能预料事态的未来发展呢？这进一步表明，核武器还是美国进行冷战的有力工具，是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手段。

核武器对于美国和西方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冷战的产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差一点难产。因为美国有人认为，西方拥有核武器而取得了优势，所以有没有北约关系不大。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说不出该公约究竟有什么军事意义。^④只是在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众院才通过给北约组织拨款的提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并取得重大胜利后，杜鲁门暗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是美国发出的第二次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核武器显然成了美国手中舍此不可的“超级王牌”。其盟友英国倒是慌了神，艾德礼首相立即飞美。杜鲁门保证不拟使用原子弹。原来这又是一次恐吓。

整整5年，美国垄断着核武器。美国虽然自1947年成批生产核武器，^⑤而且核武器从来就是“政治武器”，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目标，并促使冷战深化，但核武器尚未被置于战略高度。在核垄断的前提之下，这样的战略也缺乏存在的前提。

苏联核进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核战略出笼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苏联继1949年拥有原子弹之后，1953年又掌握了热核武器（氢弹）技术。同时，其运载工具也取得一定突破，因此，苏联对美国的威慑能力日渐增长。即或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核武库小得可怜，但是，只要核武器的垄断不复存在，昔日美国对他国的威慑就将落到自己头上。换言之，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强，相互威慑的前景已经可以展望。故而，美国核武器很有必要被置之战略地位，^⑥在此指导下加速核进展，保持实力与世界霸主地位。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第447页，第457页，第478页，第511页，第521页。

②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John Wiley & Sons, 1976, p. 42, p. 78, p. 84.

③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2辑，第135页。

④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John Wiley & Sons, 1976, p. 42, p. 78, p. 84.

⑤ 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外军武器装备现状及发展趋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292页。

⑥ Steven E. Miller, ed., *Strateg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Princeton, 1984, p. 3.

核战略,要而言之,便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对核威慑的运用,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论的基础上,受政治、军事、财政、心理等诸因素影响的国家安全战略。核战略是核国家逐渐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国家军事指南。其发展本身便是一个历史过程,并未随着核武器出现而出现,而是在核国家出于政治、军事等诸多需要的前提下,尤其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才渐渐产生的。它是由核军事战略、常规军事战略以及技术战略构成的。三者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其中,技术战略的进步直接推动着另外两个子系统的进展。热核武器的出现便是技术战略突破后从而导致核军事战略发展的例证。反之,核军事战略的深化,也对技术战略、常规军事战略提出新的要求。

核战略与政治战略、经济战略还互为存在的前提,分别作为子系统从而形成新的系统——国家战略。在这三个子系统中,各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国家战略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目标而制订的,政治战略作为其最高表现,便体现为具体的政治目的;经济战略是其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它同时也强调,一定的经济战略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战略和政治目标,超前或落后都难免导致实现过程的延长、挫折乃至失败。核战略的运用的艺术,则直接关系到政治战略和国家的实现与否,它本身则受到经济战略的制约。

核战略之发生、发展、演变,无不渗透着个人、集体之思索、探求、争论、趋同与决策的痕迹,它也如实地反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及国家总的指导方针。因此,核战略似可称为“软件”,其相对的“硬件”便是作为威慑实体而存在的核武器。核战略的“软件”正是为了操纵、控制和使用核武器“硬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达到实现国家战略的政治目的而产生的。

二

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出笼。文件认为,美国正面临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苏联国家力量相结合而成为一场侵略扩张运动的威胁”。为使苏联受到遏制就必须用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实力与之对抗,而目前美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文件预期苏联到1954年将取得与美国的核均势,因此,苏联地面实力方面的优势就比以往更值得考虑。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军用力量,文件提出四种选择:1.无所作为;2.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3.退缩西半球量力而行;4.建设美国自己的和盟国的军事实力与一般实力,尤其是大力扩充美国的核力量,以矫正力量平衡。第68号文件仅肯定了第四种政策,认为这是无须进行战争即可遏制苏联、通过实力与之对抗、并最终迫使其改变苏维埃制度的唯一途径。^①该文件还强调美国应扩大其进行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能力,计划把年度国防开支增至350亿美元,甚至“以国民生产总值的20%作为国防经费。”^②而1951年的国防开支仅为130亿美元。第68号文件如果不是恰逢朝鲜战争,恐怕是会被置之高阁的。

在NSC—68付诸实施之后,美国的核战略已在酝酿之中。1953年5月和10月,美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 Basingstoke, 1981, p. 69, p. 94, p. 246.

^② 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4页,第152页,第154页。

国对第 68 号文件作了修改，认为 1954 年美苏核均势不会出现，这便是 162 号和 162—2 号文件。这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求大力发展核力量，只是后两者更明确地提出依赖战略空军的核攻击力，组成用战术核武器装备起来的战略陆军师，实现海军核武器化；它还认为，核武器不仅可以在全面战争中使用，而且可以在有限战争中使用。^① 因此，核武器就成了美国主要依靠的对象，从而被抬到新的高度。在这样的政治战略指导下，一个全面依靠核武器的国家安全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便于 1954 年问世了。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军事理论方面是在圭利奥·杜黑的“空权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杜黑认为，空军应打击缺乏防护能力、无力进行打击或反击的实体。由此，敌方士气的低落和军事上的失败会更迅速更容易地到来。^② 换言之，对敌方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城市）实施战略轰炸，比打击敌人的军队更能动摇敌国的民心，摧毁敌人的持续战争能力，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致力实现上述理论，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这些空袭虽然破坏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却未能摧毁德国支援战争力量的工业基础，从而表明它并非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原子弹的诞生与实践为战略轰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成为杜黑的“空权论”的有力佐证。原子弹使空中力量具有了一种威力大大增强的新武器，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给全世界。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新的时代，常规力量很少有作用，甚至没有任何作用。^③ 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军事理论上产生的。

1954 年 1 月 25 日，在美国政治战略制订出来之后，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外交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大规模报复”的演说，代表政府对核战略作了重要的公开阐述：“慑止侵略的方法就是自由世界愿意并能够在它所选择的地点，以其所选择的方式有力地作出反应……这个基本的决定就是主要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进行报复。”^④

大规模报复战略便由此得名并正式出笼。杜勒斯事实上表明，不论苏联的“侵略”行动是发生在朝鲜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美国都将运用战略空军以核手段进行“大规模报复”，目标不一定局限于发生冲突的实际地区。换言之，“可以考虑把莫斯科本身当作对付全球各地共产党侵略的人质”。^⑤ 这清楚地说明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依赖对象是核武器，核威慑是其主要的运用手段。

大规模报复战略表明，原子弹代表着一种代价小、破坏力大的武器。由于美国难于以常规军事战略与苏联对峙，因此一旦与苏军直接对抗的战争（即“大战”）爆发就须使用原子弹，对苏联实施密集原子轰炸进行第一次打击；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冲突（有限战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第 441 页，第 447 页，第 457 页，第 478 页，第 511 页，第 521 页。

^②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er of the Air*, Translated by Dino Ferrari, New York, p. 29.

^③ 马克斯威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第 16 页，第 19 页，第 21 页，第 33 页。

^④ John F. Dulles,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 761 (Jan. 25, 1954).

^⑤ 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 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5 年，上卷，第 376 页；下卷，第 152 页。

争),美国将根据实现其国家目标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简言之,只要战争爆发,原子弹就成为敌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迫使敌人虑及原子武器袭击之后果而不得不放弃诉诸战争手段。为此,大规模报复战略较之战略出笼前更重视战略核武器,更依赖战略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同时注意战术核武器的发展。^①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颇为自豪地说:“对我军来说,核武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常规武器的地位”。^②这恐怕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之内容的最佳说明吧。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笼是战后美苏争斗尤其是美苏核竞赛的直接产物。由于苏联核武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占有绝对的核优势,它可以对苏联进行核轰炸而不必担心遭到同样的报复。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因而产生了核威慑可以制止全球性战争、局部或有限战争的认识。

大规模报复战略诞生之后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核大棒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撮其要者:

(1)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冷战得以深化、美国称霸世界的军事后盾。冷战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催产婆,但大规模报复战略反过来又强化了冷战中美国方面的立场,促使冷战进一步加剧。

(2) 大规模报复战略为美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日本提供了核保护伞,它是北约组织成立战略基础。美国战略力量构成北约之“剑”,而西欧的地面部队则为北约之“盾”。

(3) 美国政治战略之具体政治目标在其实施过程中,充分仰仗于大规模报复战略,诸如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遏制,建立美国的霸权,充当世界宪兵等等。

大规模报复战略主要依赖于核报复能力,以为在核威慑之下能解决所有问题,殊不知,事实表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美国十分迷信原子弹的威力,信奉第一次打击的效果,反映在军事战略上,便是根据歼灭取胜来设计战争,用原子武器战胜敌人,对于局部战争过于轻视,其过份倚重核军事战略的结果便是对常规军事战略的忽视,从而削弱了核战略本身。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在为应付子虚乌有的“大战”而忙碌,大部分军事费用都投在原子武器之上。^③这固然促进了美国核力量的迅速发展,但其应付瞬息即变的危机之能力却大为降低;1955年和1956年,美国军队总人数又有所减少,因此,大规模报复战略事实上是放弃了外交与战略主动权的战略。它被动地等待事态发展,由于常规军力弱,要在有限战争中取胜难乎其难;只有达到“大战”程度之后,核力量才有用武之地。这等于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因为要使用的那种武器太可怕了,以致在任何较小的事件中都不宜使用。由此可见,大规模报复战略过于偏狭。在杜勒斯“1·25演说”之后,31日,奠边府战役打响,随着法军防御形势恶化,美国讨论了干涉的可能性、性质和程度,但结论却是:当时如果进行任何干涉,不是时间太迟、规模太小,就

① 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4页,第152页,第154页。

② 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4页,第152页,第154页。

③ 马克斯威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6页,第19页,第21页,第33页。

是进行错误的干涉。^①显然，关键在于美国的核威慑根本不足以制止局部（有限）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也无法使人们抱有干涉可以成功的希望。

杜勒斯在此后不久（同年4月），不得不对大规模报复作进一步解释：“大规模报复就是一种想用有选择性的报复能力来恐吓战争的政策”。他也否认局部冲突必然会变成全面核战争。更有甚者，他对3个月前的演说作了澄清，“这种力量（指战略空军而言——引者），现在固然是一种支配因素，但不一定永久具有这样的重要性。而且，大规模报复也不是一种在所有环境下都最有用的工具”。^②此时，杜勒斯所主张的不再是大规模报复而是弹性报复，而前者只能算是后者所包括的多种选择之一而已。

1953年，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实验，1955年远程战略轰炸机开始服役，中程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57年继洲际导弹试射之后，又成功地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苏联核力量方面的进展给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有力的打击。

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提出边缘战略思想以修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不足。他认为，海军是一支重要的遏制力量，大量的海外战略基地为海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共产党国家的边缘去包围之。一旦发生战争，集中而有效地使用有高度命中率的战术核武器，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大规模破坏，即防止无限的核战争却仍能彻底地摧毁军事目标。显而易见，雷德福的设想是建立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基础之上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这只是设想，在现实情况下，即便战术核武器也不可能避免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根据设想，通过集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可以在欧洲战场上消灭苏联地面部队，1954年准备使用9枚普通原子弹，6天内结束战争；1955年准备在5天的战斗中，投入空军飞机300架，用335枚战术原子弹歼灭苏地面力量。且不说苏联的报复能力，单单在欧洲这样的地区，如许原子弹就要造成数百万无辜百姓的伤亡，再加上残留的放射能，几千万人将因此受害，其结果与全面核大战少有差别。因此，边缘战略思想是行不通的。这进一步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也是行不通的。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失灵，后来已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觉察，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分析研究。1957年11月，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不久，盖瑟委员会报告问世。报告承认了美国核力量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苏联能够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削弱美国的战斗力。因此，报告建议加强战略空军的战斗力，把研制和确保第二次打击能力放在一切计划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在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美国应具备还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报告认为，应提高以常规武器进行局部战争的能力，换言之，盖瑟报告事实上否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战略是“执拗地迟钝”^③新战略只有新政府方能实施了。

^① 马克斯威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6页，第19页，第21页，第33页。

^② John F. Dulles, "Policy For Peace and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Apr. 1956, p. 356.

^③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第447页，第457页，第478页，第511页，第521页。

三

1960年1月29日,肯尼迪在他上台后发布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指出:“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枝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把箭。我们打算给两者以同样的注意。”这枝橄榄枝便是和平战略,这把箭是灵活反应战略。两者互相补充,其实质是利用和平与战争的两手达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

早在进行总统竞选之时,肯尼迪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明确地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而支持灵活反应战略,这固然有竞选之因素在内,但不可否认,肯尼迪确实看到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弊病。他在为《星期六评论》撰写的利德尔·哈特《威慑与国防》的书评中说:“苏联获得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现在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核战争是一种相互毁灭的战争。自由世界仅靠‘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就可以得到保护的那种想法再也站不住脚了……西方负责的领导人不会也不应该用无限的武器对付有限的侵略……”^①肯尼迪的这番说法表明,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过份强调核力量的威慑作用,从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他现在要夺回这个主动权了。灵活反应战略适应了这一战略需求,因而在肯尼迪上台之后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第二个核战略,其理论基础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指导战略其政治与军事目标是其理论的出发点。这个目标乃是:“美国决意用……一切手段来改变共产主义运动,使其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必须具备足以诱导共产党集团放弃或不敢进行各种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力量,使敌人深信发起侵略将会是得不偿失的。”^②简言之,灵活反应战略与大规模报复战略一样,都是为了对付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而出笼的,所不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实施时期,美国拥有核垄断以及随后的绝对核优势,它是被动性质的,绝对武器不能随意使用,正是通过这一非随意性来发挥威慑作用;而灵活反应战略则要夺回主动权。此时,苏联核力量发展迅速,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因而正处于“相对威慑”阶段,灵活反应战略正是为应付这一状况、继续遏制苏联、继续保持对苏联的绝对核优势同时加强常规力量而制订的。

其次,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使之既能应付大战,又能应付除大战以外的有限战争。灵活反应战略固然强调了常规军事战略,但是,它仍然是以核军事战略作为其基础的。这既是因为“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必须在可能是核战争的假定上加以计划”,又是因为“有限战争所以能有个范围,是由于对热核武器的破坏力的恐惧。”^③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正确地指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之强调核威慑的一面:“我们期望这样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两大强国都能毁灭人类文明并致对方于死地,这样它们反而不敢冒险,就好比是一只瓶子里的两个蝎子,除非想自杀,否则两者之中谁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第447页,第457页,第478页,第511页,第521页。

② 马克斯威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6页,第19页,第21页,第33页。

③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87页。

也不会攻击谁。”灵活反应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全面核大战的思想，是美国指导其全面和有限核战争以及有限常规战争的总体战略。核军事战略是灵活反应战略不可或缺的抵挡苏联威慑的盾牌，没有核威慑之盾，灵活反应战略便失去其赖以依靠的基础。

再其次，有限战争（包括有限常规战争与有限核战争）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手段，常规军事战略乃其实施的首要工具。鉴于它认为有限战争较之核大战更有可能爆发，因此，灵活反应战略力图改变大规模报复战略对常规军事战略的忽视。它把几乎全部陆军、海军陆战队、大部分战术空军、一部分航母以及很大一部分空运和海运部队都纳入有限战争部队范围；仅让部队装备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它还首次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概念，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一场“小规模”战争，主要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就是其能攻能守、灵活机动的利剑。

灵活反应战略还进一步被采纳作为北约的总战略。北约自成立后，美国核力量是其主要保护伞，美国战略部队是北约的主要打击手段。北约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实施时期把该战略视为自己的总战略，而美国政府在其核战略演变之后迫使北约的战略也随之转变。1967年北约正式以灵活反应战略为其总战略：如果盟国能保持用常规手段和核手段灵活地、逐步升级地对付苏联各种可能的军事侵略，那就能最好地保持威慑力量。显然，北约已认识到苏联核能力已取得重大进展，单靠美国的大规模报复已无法保持西欧各国的安全。

古巴是灵活反应战略的第一个试验场。在猪湾登陆失败之后，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对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次重大挑战。当时，苏联核力量相对于美国为劣势，苏联力求取得均势；为了弥补导弹射程之不足，直接给美国本土造成威胁，古巴就成了理想的导弹安置地；而且，赫鲁晓夫无限夸大核武器的作用，采取了过于冒险的政策，加之自我估计过高，导弹危机一触即发。肯尼迪认为，把导弹运进古巴，不仅会给美国以巨大打击，而且，如果美国毫无反应，就会被置于死地。但美国反应程度的不同，则面临着一般冲突直至核大战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依据灵活反应战略，美国既准备核大战，又作好封锁、入侵古巴的军事准备，集结了25万士兵和100艘舰只。^①苏联被迫退却。

肯尼迪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的同时，核大国必须避免发生那种会使对手不是选择屈辱性的失败就是选择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对抗。”^②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的作法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次实践。

继古巴之后，灵活反应战略又在越南予以运用。美国认为，具有合适装备、用常规武器武装起来的机动部队加上空中支援能够解决越南问题，灵活反应战略会行之有效。美国逐步涉足南越战场，1966年初，驻越美军为23.5万人，1968年2月即达49.5万，而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还要求增援20.6万人！1966~1971年，美国向印支三国投下的炸弹数达620万吨，二次大战也只有300万吨。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常规武器，看来，除非使用战术原子弹，“逐步升级”已走到了头了。

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失败了。越南战争证明，美国战略核力量对于对付象越南这样的国家并无什么威慑作用。灵活反应的结果最后只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而与此同时

^① 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页，第6页。

^② 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页，第6页。

苏联却利用这一机会在战略核力量上追上美国。越南战争是美国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一大败绩，也敲响了灵活反应战略的丧钟。

四

70年代是美国战略收缩的10年。美国首次被迫正式承认新的战略态势，即承认存在着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大体均势。越南战争的消极影响，美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统治地位的终结以及多极的新的世界格局的萌芽，无不表明美国开始衰落。美国在其第一次不占有绝对甚至相对核优势的情形下，提出了它的第三个核战略——现实威慑战略。

现实威慑战略出笼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乃是苏联核力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与美国基本形成了核均势。

在原子弹问世之后不久，苏联的军事战略出于多种原因，倾向于忽视原子武器的威慑，仍一如既往地强调只有常规军事力量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这在苏联尚不拥有原子武器的形势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后，苏联加快了核武器发展的步伐，至其掌握热核武器（氢弹）之后，苏联便转而认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其军事战略不言而喻也发生了转变，发展核力量、提高威慑能力是其主要目标，设法使美国不能长期保持核垄断地位便成了重要内容。到了60年代，苏联在发展核力量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增长。1965年陆基洲际导弹美国为854枚，苏联只有224枚；1969年美国增为1054枚，而苏联则猛跃至1028枚，基本均等；1971年在美国维持原数目不变的情况下，苏联更是达到1513枚，占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潜射导弹，1965年美国为496枚，苏联仅为107枚；1969年美国为656枚，苏联为200枚；1971年美国仍维持原数目，而苏联却翻了一番半，达500枚，与美国的差距大为缩小。

在苏联如此咄咄逼人的核威慑力量增长的情况下，核威慑能力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着美国的争霸态势，更关系到未来的核大战的可能结局。苏联核发展计划的进展，使得世界真正进入了不再具有安全感的核时代。无论美苏任何一方，其所拥有的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能力，对各国不啻是一大威胁，对于这两家来说，更产生了相互威慑，核按钮随着核当量的累积越来越有难以按下的趋势。事实上，美苏之间，在苏联核力量渐趋逼近美国之时，核战略更形重要。美苏之间并不需要真的爆发全面核大战，单从核战略之对垒即可在电子计算机里推演出核大战的结果。因此，60年代末之后，核战略的重要性加强了，指导性功能也加重了。

美国的核力量相对于苏联正在不断地滑坡，核均势在60、70年代之交已大体形成，至少美苏双方都意识到了。作为对核均势承认的折射，1969年冬季美苏开始进行一系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坐到战略武器谈判桌旁表明，美国不仅把苏联看成厉害的敌手，而且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了。核均势带给美国的决不是福音。建立在核优势基础之上的灵活反应战略必然要被淘汰，美国本土从此再也不会象以往那样是远离战场的后方了，美国人的头上第一次感觉到了苏联核弹的份量。

60年代中期以后，迫于现实的威胁，接受核战争的爆发不是不可能的思潮已日益普遍，这就为打全面核战争的战略之出笼提供了社会基础。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初步的“确保相互摧毁”（MAD）的设想，即在苏联对美国实行突然袭击后，美国

需保有消灭苏联 1/4~1/3 人口、2/3 工业生产能力、使之十几年内不能作为一个强国再起的能力。^①

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大规模报复战略还是灵活反应战略，都是以军事目标和有生力量为主要打击对象，可称之为“对兵战略”；而“确保相互摧毁”已意识到单靠对兵战略已不足以构成对苏联的有效威慑，因而提出以人口中心（城市）和工业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似可称为“对城战略”。其目的在于拿苏联的主要城市、1/3 人口和 2/3 工业生产能力作抵押，迫使苏联不敢按下核战争之按钮。当然，美国自身的主要城市、人口、工业基地同样也是抵押品，这意味着美国所受的打击也必然是惨重的。打个比方，公路上面对面开来两辆车，一旦相撞即车毁人亡；此时，就看谁胆大，在相撞前总归会出现胆小鬼，把路让开的。“确保相互摧毁”就是在毁灭的威胁下求得威慑的效果。

尼克松政府执政之后，接受并综合了这些战略思想，制订了现实威慑战略。

尼克松主义的出笼是核战略演变的信号。实力是尼克松主义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核战略从而被置于显著位置之上。尼克松主义和 1970 年及 1971 年总统对外政策咨文构成了现实威慑战略的政策基础。现实威慑战略接受“确保相互摧毁”为其内容之一，但认为仅有此能力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能保证“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同时在限制对美国的损害”的情况下，终止敌对行动。”^② 为此，现实威慑战略还把强调保卫受到威胁的威慑力量的计划列为其内容之一，即强调反弹道导弹计划。这是美国核战略演变中所出现的新的内容。为了既能“充分”地摧毁敌人，又能限制自身所受的损害，现实威慑战略之目标为：维持威慑所有领域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常规战争到核战争）的强大潜力；通过改变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来提高军事力量的效能；减少建立和使用军事力量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重新分配、调整美国与盟国的负担和责任；保证美苏核威慑力量的均势。为达此目的，该战略要求：必须确保使用军事力量的“现实性”（现实威慑战略的名称来源于此）；采取更有“选择性”的方法使用军事力量，即选择好时机，尽可能限制损害的程度；抛弃灵活反应战略中之“逐步升级”的方法，坚决、坚定地使用军事力量；同时，与尼克松主义相适应，现实威慑战略也要求通过军备控制谈判来实现其既定目标。

现实威慑战略是美国战略地位滑坡的产物。尼克松对此讲得很清楚：“难以想象的事（康恩所论述的全面核战争一引者）不仅变得可以想象，而且成为我们非想不可的事了，美国已失去战略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去理解可能发生的核交锋的或然性及其后果。……随着战略劣势的幽灵日益接近我们，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来恢复均势，以便我们能遏制苏联的侵略。”^③ 现实威慑战略又是美国囿于自身核力量而保持战略均势的产物，现实威慑战略既在均势的态势下露面，又为的是继续维持美苏之间的核均势。

现实威慑战略是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之上的均势战略。美国虽然制订了这一战略，但受日益恶化的美国经济和败局已定却尚未撤军的越南战争影响，美国核力量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也可以认为，追求均势目标本身就是受财政、军事之实力不足所约束的结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 Basingstoke, 1981, p. 69, p. 94, p. 246.

^② 汉森·鲍德温：《明天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16 页。

^③ 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 年，第 180 页，第 20 页。

果。

现实威慑战略把美国的盟国推向不可或缺的位置。除全面核战争之外，地区性核战争盟国都承担重负，而军事对峙（地区性战争）则全部由盟国或当事国自己担负主要责任。显然，由于苏联核威慑力量的加强，美国对西欧等的核保护伞已经出现了小破洞，在欧洲遭到苏联核打击之时，美国是否会冒苏联核报复的风险予以还击便成了一大问题，即美国肯否用纽约去换法兰克福？现实威慑战略还鉴于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收缩，把灵活反应战略时期的“两个半战争”减为“一个半战争”，本来准备的“一个战争”则通过中美关系解冻得以取消。现实威慑战略无论从其理论，还是从其实施来看，无论从实力、伙伴概念，还是从谈判手段来看，它都是美国实力地位大大下降的产物，是美国保持战略均势的指导，也是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反映。

但是，现实威慑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诸多弱点，以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修订现实威慑战略，这便是1975年初公布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242号（NSDM—242）文件，即通称的施莱辛格主义。其要点：1. 控制核战规模。一旦威慑失败，核战争爆发，美国控制战略核武器的使用，少量实施“对城战略”，限制美国所受的损失。2. 保卫威慑力量，重视第二次打击力量，建立充分的安全保障系统（反弹道导弹系统）。3. 阻止苏联复元，即在全面核战争无法控制地爆发之后，美国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目标以妨碍苏联恢复为原则。以工业设施为目标，而无意大量杀伤平民。意即美国在核大战后能较苏联更快地复元，从而占有战略优势地位。

修正后的现实威慑战略依然是软弱的，并无新的内容。核战规模能否控制暂且不谈，安全保障系统是否能有效地抵御对方的第一次打击？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限制损害，不杀平民又谈何容易。最重要的，只要苏联能取得对美国的核优势，美国阻止苏联复元、战后保持优势地位就更是一句空话。而苏联力据优势之目的就在于打赢核战争，美国均势战略显然是认错了对象。

卡特政府执政后依然推行现实威慑战略，美国的战略地位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三位一体计划或取消或推迟，巡航导弹遇到了麻烦，^①美苏的核均势岌岌可危，苏联的威慑更显现实，更咄咄逼人。现实威慑战略对此已力不从心，无法抵挡。卡特政府有所意识，1980发布了第59号总统指令（PD—59），但为时已晚。^②70年代的现实威慑战略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新政府的国家政策再也不是保持均势，而是追求优势。这便是“星球大战”战略。

五

在充分的酝酿、商讨、论争之后，1983年3月23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发表了关于“战略防御计划”（“SID”）的电视讲话。美国新的核战略以此为标志问世。“战略防御计划”主要涉及空间研究，因而，被形象地称为“星球大战”。由于涉及的乃太空领域，所

^① 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0页，第20页。

^② Leon Sloss & Marc Dean Millot, “U. S. Nuclear Strategy in Evolution”, *Strategy Review*, Winter, 1984, p. 20.

以又有“高边疆”之说。星球大战战略是美国的第四个核战略，也是核时代向太空时代转变的指导战略，更是美国建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的工具。

星球大战战略否定现实威慑战略之“确保相互摧毁”论，转而提出“确保生存”论；计划建立空间防御体系，拦击苏联战略武器；在有效防御基础上，用第一次打击取代原先的第二次打击；要求继续改进、加强美国的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在实施过程中仍继续承担保护盟国领土使其不受苏联核攻击的义务。星球大战战略依然是威慑战略，强调防御基础上的威慑。然而，构成此防御基础的不再是核力量本身，而是以定向能和动能武器所组成的非核防御系统。因此，星球大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似可称为空间战略。

作为美国国家政策的“高边疆”计划，要求通过发展最新技术，振兴国家经济，增强实力，加紧控制盟国，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从而夺取世界霸权。星球大战战略秉承了这一政策，适应了美国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从战略上看：

首先，星球大战战略的目的就在于夺取对苏联的核优势。里根政权在其第一任任期内已初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但是，核武器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核弹头的威力已接近理论数值，运载工具改进的余地也不大，因此，要打破核均势，必须着眼于非核手段。这便是星球大战战略的进攻意义所在。

其次，星球大战战略的推行有可能建立积极的防御体系，从而关闭美国战略导弹“易遭苏联攻击之窗”。因此，美国便可取得战略主动地位，既能对苏联实施战略核攻击而不受报复之威胁，又可以在苏联先发制人时予以报复性还击。这样，就美国而言，核武器的第二次打击概念将不复存在，无论是进攻还是报复，均成了第一次打击。

第三，由上述两点推论可知，“确保相互摧毁”论已失去存在的基础，既然美国能保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在苏联先发制人的袭击中安然无恙，那么，“确保相互摧毁”便成了“确保对方摧毁”，“确保己方生存”，至于美国发动的攻击之结局更毋须赘言。因此，星球大战战略决非防御性的、守势的战略，而是隐蔽的但却带有强烈进攻性色彩、夺取优势的战略。

第四，由此，星球大战战略单凭空间防御系统显然是不足以占据战略优势的，其进攻之主要手段仍需依靠核武器，故必然对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主要是质量方面）。星球大战战略除了加剧美苏空间争夺之外，同时也必然加剧美苏核力量乃至常规力量发展上的竞赛。星球大战战略依然是强调威慑作用的核战略。

第五，星球大战战略所要求研制的定向能武器（激光和粒子束）具有很大的威力，也具有成为新型战略武器的巨大潜力。依照战略规划，它们是来袭的核弹头的克星，同时也能发起攻击，因此，定向能武器的重要性将会日趋突出。而美国当时较之苏联，在定向能武器研制上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星球大战战略故力图赶上并超过苏联。总而言之，星球大战战略较之以往战略更是“进取的”核战略。

星球大战战略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亦即科技战略的进步为核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同时，星球大战战略的实施必将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星球大战战略对美国而言，它是高科技革命的产物，亦是其标志，美国科技发展必然带动其经济，而经济的复苏、经济实力的加强则保证美国的政治地位与军事地位，从而在世界格局中加重美国的份量；美国甚至指望由此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一幕。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印证了“星球大战”战略的正确性和先见性，美国拖垮苏联战略获

得了成功。

对苏联而言,美国的挑战是欲独霸世界的信号,也是慑服苏联的开端,核军备、太空开发和竞赛必将愈演愈烈,苏联倾其国力与美国争夺但结局乃是苏联的解体,这是苏联领导人万万没有料到的。

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到灵活反应战略到现实威慑战略再到星球大战战略,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核战略的每一次演变都是直接同美苏核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关。同时它又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核战略是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制订的,政策之连续性同时也保证了核战略的连续性。核战略还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与否不能不波及核战略的实施。核战略更偏重于对军事战略(核军事战略和常规军事战略)的理论指导,因而,核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理论的结晶。理论是不能从白地里、从虚无中产生的,核战略的理论就更是如此。有鉴于此,核战略的理论就需不断依据现实,不断进行修正和否定,以求得对现实的指导。核战略中还含有人为影响的因素,因为它毕竟是由人制订与实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顽固地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即为例证。

此外,美国的对外干涉和侵略战争既是对核战略的检验,也是核战略演变的催化剂。核战略的理论在核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受到现实的检验,而美国对外干涉和侵略更是在其核战略之指导下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结局直接关系到核战略的演变与命运,越南战争就是灵活反应战略的坟场。